

诗林漫步

■李文俊

一个美好的夜晚

(组诗)

肩扛月亮的人

我曾在夜色中
看到过一个肩扛月亮的人
沿着山脊缓步而行
准确地说，那个人是在
月亮村托下的
一个移动的影子
月亮是红的，又像是黄的
或是那种接近于橙子的颜色
总之不好形容
夜晚很美好，到处是魔幻的
影影绰绰的东西
月亮越来越大，而他越来越暗
也越来越小
看样子最后他有点扛不动了
就把月亮丢在了山顶上

去年夏天

诺勒下了很多雨，
也生了很多夏虫
我喜欢那样的夏天，
空气清新，我躺在草堆上
听夏虫
在被它们啃食一空的月亮中鸣叫

黎明时分

月亮出来得很晚
但很明很亮
整个查干淖尔异常宁静
唯有比人类更敏感的牲畜
能察觉到什么
直到一只夜莺加入
飞过一片野樱桃林
发出悠远而清晰的叫声
我看见黎明
仍在地平线上犹豫

乌兰察布岩画

一些没有被猎杀的
鹿、狼、鹿、狐狸、黄羊、虎豹和
斑羚
瞪着警惕的眼睛，
还有一枚月亮
照着这些岩石

走上这座由石头
堆砌而成的山
我才发现山下有一户，
从岩石里搬下去的人家
栅栏里圈着羊群。
夜空下几匹游荡的马
踏着月光，由远及近

你不会驯服这些石头
那些驯服石头的人，
依然在石头里面
他们是你的先人

想起父亲

1996年10月21日，那个夜晚
金星正在闪耀

他的棺木是红色的，
那时看起来很黑
是一艘驶向外星球的船
停泊在看不见大陆和海洋的
地方
周围黑暗而虚无
突然移动的星星，
让那里一片寂静

在暮光中散步

天色越来越暗
静谧如斯
无法感知的神秘事物
渐渐向我靠近
倾巢出动的鸟儿，低空盘旋
骑马的人在地平线上逆光独行
他们与我没有任何关系
我只是出来散步
可我不希望他们消失或离去
如果那样，
大地、天空和我内心
又会减少一些东西

声明:本报所采用部分文图无法联系到作者,请相关著作权人持权属证明与本报联系,本报将支付稿酬。联系电话:6564069

编辑:魏美丽 甘永康 张文静 美编:晓行

塞外文苑

■石俊峰

小黑河——青城跳动的脉搏

居高揽胜，一座城市，河流如跳动的脉搏，载着千年的梦想，春生、夏荣、秋繁、冬静，飞虹般曼舞流动，一路漾出的独有风韵，柔情了两岸秀色，拥一座塞外古城焕发时代新风采。她就是呼和浩特市沧桑巨变的城中河——小黑河。

川流不息，环抱半壁青城的小黑河，发源于水草丰美的武川县安字号沟生态清洁保护小流域（境内称东河），经哈尔镇大豆铺、卜圪素、卯独庆，或急或缓，蜿蜒几十道湾，跨过平原，避开高山，出大青山哈拉沁沟，从此，冠名小黑河，蝶变为青城的一张新名片。

河流是城市诞生的摇篮，从古至今上海与黄浦江、南京与秦淮河、广州与珠江……人们已经分不清到底是河流成就了城市的盛名，还是城市的发展让河流气象万千。

探寻小黑河与青城守望相助的前世今生，据传当时归化城（呼和浩特市旧称）东、南、西、北有四个茶坊，当属城市的边陲驿站，东茶坊便位于如今赛罕区敕勒川路街道保全庄市场小黑河附近。

茶坊是过去南来北往人群通往城市的名歇脚的地方，桥是连通城市与农村的纽带，东茶坊桥因茶坊得名，因河水而生，因河水而灭，在时光的流逝中渐行渐远，消失在

在尘封的岁月中。

千年韶光流逝，岁月如此匆匆，在滨河而居的人们的一双双匠人巧手里，环水而建，飞架两岸的一座座造型奇特、气势恢宏，充满多元文化气息的马头琴桥、牛角桥、蝴蝶桥、彩虹桥……似飘带、像飞虹，相宜相生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水与城相依相偎，日新月异。从此，黑河褶皱里那曾经的一片叶、一盏灯的时光记忆挣脱桎梏，黑河流域，城市铸魂，诗意了栖居，繁华了古城，小黑河一如青城的美画师，把美还给了青城人民。

春来水暖，每到夕阳映红、月末挂梢时，四面八方的人们拥立小黑河东岸，抚手全长168米，最宽处40米的东岸音乐喷泉广场堤岸石雕护栏，饱眼奇变幻妙的水舞灯光秀。随着跳动的音符，水清透出般的“水之舞”，在激光投射中，千变万化，五彩斑斓。70米高的主喷泉，水注如直指苍穹的长空利剑，热辣奔放，激情四射，梦幻般迸发出青城人进取与创造的世纪豪情。

夏风微凉，闲情爱迪逊花园番茄广场对面，暮色中似“喷火”的水舞灯光秀，水与火的交融，艳色染红了两岸七彩。想此刻，红桥连碧波，翩若惊鸿的玉泉区小黑河景观段锦绣行不尽，绿水永长流的连绵春色，醉意人流一应

如潮般流连忘返。感念岁月的过往，回眸依水而建、因水而兴，灯火通明的不老青城，忘情逸兴莫过动起来、活起来的一城黑河之水。

秋来烂漫，时光知味，暮然惊人，八月像是一条分割线，风流云散，把春夏划走。清晨，慢步岁月沉香的小黑河，杨柳垂堤，鱼游浅底，更看那鱼鹰翱翔、天娥戏水，秋的新篇如画如诗。午时，缓慢而优雅前行的一河碧水倒影城市的浪漫，两岸菊花初妆，清香四溢，许花海一片，待到秋浓霜满天，许一树红烧叶，以万物本源的姿态，向城市伸出万般风情。入夜，蛙鸣十里、飞虫万点，揽城市月夜入怀，梦里梦外，多情莫过小黑河。

初冬寒凝，雪意阑珊，雪花纷纷扬扬，如柳絮、似芦花般从天而降，渐渐漫平了黑河上下，塞北郊野。凭栏处黑河银装浅结冰，远眺冬色，大工不巧，黑河白练如绢，两岸层林尽染，无论从哪个方向看，城市与河流天地素色，流转间仿佛落成了惊世的画卷。深冬时节，临照万里的阳光照在黑河上，长情陪伴总少不了三五成群，熙熙攘攘沿河踏雪的人们，打雪仗、塑雪雕，寻红梅映雪，舞动黑河冬日寂寞，鲜活出小黑河青城跳动脉搏的别样景致和无限情趣。



图片来源:IC photo

灯下漫笔

■李锐

怀念老友徐扬

《折断翅膀的鹰》被《小说选刊》选载。继《阳春三月》出版后，徐扬又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陨落的爱》（长江文艺出版社）、《徐扬中篇小说选》（远方出版社）、长篇小说《书商》（远方出版社）等。他还和妻子冯军胜合作编撰并出版了文学理论集《美的话语寻觅》。徐扬退休前创作的短篇小说市井小说《酒不醉人》《玉泉茶楼》，取材于呼和浩特市旧城的市民生活，受到读者的喜欢，这两个短篇小说对人的存在进行了勘测，提升了小说的文学价值，显示出了徐扬小说技巧更为成熟。

他多次荣获索龙嘎奖等区内外文学奖项。依照徐扬的人才、文学修养和刻苦精神，能取得更大的文学成就。但是他把自己酷爱的文学事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是他个人的写作，另一部分则是帮助他人进行文学创作。正如《呼和浩特现当代文学史》所说的：“徐扬其后20余年的编辑生涯中，不敢懈怠、不敢率性，不敢轻慢每一篇来稿，对培养呼和浩特的文学爱好者，倾尽所能。”

徐扬呕心沥血培育扶植的一些本土作家，如今仍活跃在内蒙古文坛上。每当看到他们做出新的文学成绩，我就想到徐扬当年为他们修改作品的情景，这些真实的细节是我偶然碰到，就连作者也不会了解到。

徐扬对呼和浩特和内蒙古的文学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徐扬交朋友也是这样，从来都是为朋友着想，不为自己着想。徐扬沾不上我的光，却在我每次陷入困境中，总是伸手拉我一把，每当我取得一些文学成绩，徐扬就特别高

兴，还到处为我宣扬。但他却是一个很低调的人，从来不有意宣传自己，从不把文学当成捞名取利的工具。他的谦逊在内蒙古的文学圈里是人人皆知的。2017年6月，呼和浩特市文联编辑的《呼和浩特现当代文学史》出版了，徐扬熟悉这本书，写的当代呼和浩特的文学历史。他读了这本书很满意，他对我说：“这本书编得好，资料收集很全，有些很难找的资料都能收集到。”他就是这样，总是能看到别人的优点并加以称赞。

前些年，他身患慢性病，仍然坚持为长篇小说《十年浪漫》收集整理素材。他仿佛是因文学而生的一，生离不开文学。

近几年徐扬病情不见好转，反而转重。我最初在电话中和他闲聊。他用的是家中的固定电话。后来他行动不便了，接电话都很困难，我和他通话也就少了。我不忍心去看他，不想看到他的病态模样。《呼和浩特现当代文学史》在评价徐扬作品特色时指出：“在艺术风格上，徐扬的作品呈现出雄浑之美、犷悍之美。”我怎能忍心目睹昔日的“雄浑之美、犷悍之美”变得虚弱和衰败呢？

我与徐扬因文字结交成好友，如今该用文字送他，却不知道该写些什么，这境况他懂得。

这样懂我的人就这样离开了……



时光光影

■吴欣

驿路守望者

我特别喜欢沿着清代杀虎口到归化城驿路上游走，这倒并非因为我的老家在驿路边，也不是因为这里有什么引人入胜的迷人景致，而是因为驿路上流传的许多动人故事，有被数百年蹂躏的艰难旅程，还有那些不畏风霜雨雪矗立在驿路上的铺墩。走在驿路上，我仿佛在西风吹拂下，在声声驼铃中，与我的祖辈展开了心灵的对话，与他们进行跨越时空的交流。

此前，人们往往关注驿路的主体，即驿路和驿站。驿路关乎走向、难易、远近等因素，而驿站则关乎安全、供给、快慢等保障。于是，我们见到了出杀虎口、经佛爷沟、新店子、九龙湾、和林格尔、沙尔沁再到归化城这条驿路，其穿越了晋北山地、蛮汉山支脉、土默川平原，同时跨越了浑河、宝贝河、大黑河、小黑河等，真可谓山高路远、河流湍急、荆棘遍地。再看驿站，出杀虎口，有八十家子（杀虎口关外）、新店子（腰站）、二十家子（和林格尔城关镇）、沙尔沁、归化等驿站，这些驿站都驻有兵丁，备有驿马、粮草，是驿站顺利运行的必要保障。

在驿路这两个主体之外，还有一种设施很容易被人们忽视，那就是铺及铺墩。铺指的是驿路上传递公文、军情经过之地，驻有铺兵，可供邮差歇息、饮水；铺都建有铺墩，用于铺兵值守、指示驿路走向，紧急情况下还可以狼烟传递信息。直到现在，驿路之上仍有以“铺”命名的村庄，如东二铺、西二铺、三铺、四铺等，并在沿路多见高大的铺墩，如佛爷沟铺墩、新店子铺墩、将军沟铺墩、下坝铺墩、上土城铺墩等，一直延伸到呼和浩特市。保存完整的下坝铺墩，位于下坝村南一处较高的土坡上，其西侧便是驿路。铺墩底部每边长约4.5米，高约4.5米，逐渐上收，顶部每边长约4米，黄土夯筑，铺墩北侧由下而上筑有台阶，直通顶部。铺墩周围散落着一些残砖断瓦等建筑材料以及器皿的瓷片，由此可知，当时铺墩附近建有房舍，供铺兵居住。而西二铺铺墩，除了建有高大的台墩，在其周围还筑有围墙，明显是为了屯驻铺兵。下土城铺墩建在驿

闲情小品

■杨鹏杰

温暖总在一瞬间

知命之年，不知不觉开始喜欢点滴回忆起一些生活过往，尽管一路走来愈发看淡了曾经沧桑的繁华落尽，然骨子里“愿万归来仍是少年”的执着总要在心灵之畔铭刻下些什么才不妄虚度、不昧初心，于是能留存脑海的一个个瞬间感悟，于我而言总是如影随形着一份值得让你去百般回味的暖。

离我家不远有一间咖啡书屋，工作不太忙时，我喜欢去到里面寻揽一份或长或短的静谧时光。是日有雪，暮霭初降，再次途经书屋，已经很久没有感受铅印墨香的我忽然有了进去坐坐的念头。

推门步入书屋，发现门厅一角多了一个鞋套机，旁边立着“鞋套相伴一尘不染”的温馨提示牌。套好鞋套，随着舒缓的音乐，我走到靠里的一个位置坐下。环顾四周，书屋里人不算多，三三两两的或品着咖啡或翻阅书册，倒是门口一位大姐模样的保洁员引起了我的注意，她始终盯着每一个进来的人的双脚，每当遇到个别人没有戴鞋套就进来时，她便紧随其后，弯着腰、低着头，奋力擦拭着浅木纹地板上那一串因沾有雪泥而显得特别扎眼的黑脚印。

这时，一个小男孩推门进来，连跑带颠的刚走了几步，忽然意识到什么，猛得来了个急刹车，然后满脸通红地踮起脚尖沿着自己留下的脚印又退了回去。保洁员大姐无奈地拎起拖布跟在小男孩身后擦拭着……很快，书屋的门又开了，还是那个小男孩，有点怯怯地走向正在擦地的保洁员大姐，“阿姨，对不起，刚才我忘戴鞋套了……”边说边抢过拖布，认真擦着自己刚才踩过剩下的几枚泥脚印，直到再没有一点污迹。保洁员大姐站在门口，用袖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看着动作略显笨拙的小男孩一丝不苟地拖着地，表情复杂的脸上露出一抹笑意。而当她接过拖布，转身返回工作间时，我分明看到她的眼角湿润了。



图片来源:IC photo